

布哈林文选

上

東方出版社

布 哈 林 文 选

上 册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東 方 出 版 社

参加本卷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
郑异凡、周邦媛、杨彦君、宋洪训、
王家华、蔡恺民、殷叙一。

布 哈 林 文 选 上册

BUHALIN WENXUAN

编者/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列 宁 斯大林

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封面设计/郭振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75 字数/400,000

版次/193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32 6/Z·1

定价 6.45 元

出版说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曾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活动家。

布哈林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教师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革命活动。1905年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接着进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并在莫斯科工人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08年被选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1909—1911年间,曾因从事革命活动而几度被捕。1911年底,布哈林被流放到奥涅加,随即从该地逃往国外。先在德国,后在波兰。1912—1913年冬移居维也纳,在那里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国外侨居的几年中,布哈林写了批判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和奥地利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的著作和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布哈林又研究了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写了一些关于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理论的专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布哈林取道日本和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回国后他便积极投入革命活动,被选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并任《斯巴达克》和《社会民主党人》等报刊的编辑。在俄共(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任《真理报》主编,又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

员。1918年，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布哈林和列宁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德国进行“革命战争”。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教育下，布哈林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1918年7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赞同列宁的主张，并宣布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布哈林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积极参加历次代表大会、执委会全体会议以及共产国际的其他工作，并就许多重要议题起草报告和发言，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就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制定的。

1920年下半年，苏维埃国家结束内战后转入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以实行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在此期间，布哈林同列宁和俄共（布）多数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写了大量文章，在各种会议上做了许多报告和讲演，对新经济政策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和阐述，为实施新经济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5年，联共（布）党内围绕着工业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托洛茨基派提出加速工业化、把资金最大限度地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来的方针。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派的主张，提出工业化要靠农业的发展来积累资金和农—轻—重关系的辩证思想。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派的观点遭到了批判。

1927年底，苏联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市场上也出现了商品荒。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在分析造成粮食收购危机和采取克服危机的措施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此后，在1928—1929年间，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决定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布哈林和斯大林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意见分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1）工业化发展的速度；（2）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3）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在这场争论中，布哈林充分论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关于积累的界限和投资的界限、计划经济和利用市场机制、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反对官僚化机构等问题。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布哈林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全会还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撤销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1938年布哈林又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联共（布）党内是以理论家和经济学家而著称的。列宁在世时，曾称他为“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哈林在理论上有不少创见，同时也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曾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列宁也指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布哈林一生著述很多。为了便于研究人员了解和研究布哈林的理论观点，我们编译了这部《布哈林文选》。文选按专题分三册出版，上册和中册收录了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文章（上册包括1919—1925年的文章，中册包括1926—1929年的文章）；下册收录了布哈林有关政治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文章。所有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布哈林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如《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共产主义ABC》等，因已出单行本，没有收入本文选。

每篇文章的脚注除说明“编者注”的以外，其他都是文章原有的注释。

中共中央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目 录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
一 国家的一般理论.....	3
二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必要性.....	8
三 民主制的破产和无产阶级专政.....	14
四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21
经济政策的新方针.....	26
一 经济政策转变的原因.....	26
二 “新方针”的基本任务.....	28
三 经济的战略和“新方针”的危险.....	31
四 大工业中的劳动问题.....	33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34
六 对新方针的一些基本的反对意见.....	35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37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 报告(摘录).....	63
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	69
论今日的取消派	107
一 无产阶级革命幻想的破灭.....	107
二 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109
三 论今日的取消派.....	112

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及其他

（答伊·巴甫洛夫教授）·····	116
一 科学自由的哲学和巴甫洛夫院士的理论·····	118
二 “科学的公正”或巴甫洛夫教授反对巴甫洛夫教授·····	123
三 关于世界革命的希望或巴甫洛夫的第一号死胡同·····	130
四 革命的客观意义和巴甫洛夫教授的思想的 第二号死胡同·····	141
五 内战的惨祸或巴甫洛夫教授的第三号死胡同·····	147
六 我国的文化建设。巴甫洛夫教授的第四号和 最后一号死胡同·····	151
结 论·····	161
马克思主义者列宁·····	162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163
二 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	165
三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	171
四 列宁的理论与实践·····	178
五 帝国主义。民族问题。殖民地·····	183
六 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	186
七 工人阶级和农民·····	189
八 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	192
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	202
一 经济高涨和阶级配置·····	202
二 掌握经济领导权是当前的任务·····	204
三 目前局势下的经济和政治·····	210
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	214
一 共产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王国”？·····	217
二 “吞没”小资产阶级经济还是对它进行改造？·····	222

三 阶级奴役还是阶级联盟和阶级领导?	226
四 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经济“政策”	229
五 垄断的寄生性还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	235
六 从政治观点看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同志的立场	240
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规律”概观	242
不断革命的理论	248
托洛茨基主义的形式逻辑和列宁的辩证法	249
对我国革命的一般估计	257
对我国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的一般估计	265
我国革命的阶段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	272
我国革命的特点	282
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1923年10月的教训)	292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阶级(无产阶级的基本战略路线)	293
二 经济结合问题和反对派对问题的总的提法。所谓 “工业专政”	299
三 关于“计划”问题	306
四 价格政策	312
五 币制改革	321
六 社会主义积累和同私人资本的斗争	328
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	338
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	353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合作制 问题的发言	380
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	390
一 我们正在摆脱贫困。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没有 地主和大资本家的经济	390

二 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取得了胜利?(工农联盟)	393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	398
四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	404
五 旧制度能怎样偷偷地回来	410
六 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413
七 工业和农业应当互相帮助	421
八 合作社的发展和农村的阶级斗争	426
九 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形式	429
十 我们应当把宝押在谁的身上?	437
十一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对不同阶级的不同意义	443
十二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449
十三 经济上的不平等及其克服	455
十四 政治上的不平等, 它的克服以及一般政治的消灭	462
十五 领导的正确政策的保证和共产党	466
十六 国际革命和苏联	471

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书)	477
一 世界危机与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478
二 路标转换方针。苏联的经济“蜕化”	489
三 经济学的辩证法。“热月”。“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 和阶级	499
四 革命和进化。对列宁的诬蔑。“时代的哲学”。 法西斯的凯撒主义	517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①

“归根到底”任何理论都有实践的根源。如果这句话对任何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来说就“倍加正确”了。社会科学是推动一切的看得见的动力，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原理表现得特别鲜明。

然而，理论要推动群众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理论本身必须是正确的理论。而理论要成为正确的理论，它就应该满足某些共同的“方法论上”的要求。

历史性的要求就是对社会-理论学说所提出的这种要求。这就是说，对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必须按照它，并且只有它所特有的那些特点来理解；昏头昏脑地重弹“永恒的真理”，絮聒那些自由主义的有学问的笨牛们才说得出的令人作呕的谰言是同真正社会科学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学者，还是已经土崩瓦解的第二国际“活尸”中那些夸夸其谈的饶舌者，都不能理解这种实质上是深刻的、革命的辩证观点。考茨基就是他们的样板。

帝国主义时代一开始，历史就向工人阶级提出任务：第一，理解发展的新周期；第二，对它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这时，考茨基终于惊慌失措了，而他那可怜的嘟囔，他那撒向德国无产阶级的纯真的（同时也是有毒的）美妙的圣水，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卖，而在实践上则导致彻底的背叛。考茨基完全不理解帝国

^① 载于《十月变革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莫斯科1919年版。

主义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质。他只把帝国主义看成历史的偶然现象，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罪孽”和病态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可以用仲裁法庭和裁军的符咒和公式，即从贫乏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那里租来的公式治好的。结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别人，正是考茨基用“敌人的入侵”来恐吓工人，并赞扬谢德曼之流的政策——“保卫”资产阶级强盗祖国的卑鄙政策。

现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来到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直上升的曲线，开始急剧下降了。资本主义瓦解时代来临了，紧接着这个时代而来的，将是在内战的苦难中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一个使胆怯的卑鄙的灵魂感到更加“不舒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在这个时期，布利丹的驴子^①的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无立足之地。在这里，需要的是选择和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战争期间一直舔（虽然是文质彬彬地舔）将军们的皮靴的、鼓吹“小心谨慎”的考茨基，现在竟然操起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向苏维埃共和国泼污水的崇高事业，为此，大受上司的赞扬。如果从逻辑方面来研究他的“观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又会发现他完全没有能力对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完全没有能力不从泛泛空谈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最辉煌的战果，应当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看作国家政权的特殊形式，不管唐恩、克伦斯基、考茨基和谢德曼这班老爷们愿意不愿意，它是必然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的。

但是，要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就必须象德国人所

^① 法国十四世纪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写的一篇寓言，讲到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外形和质量完全相同的干草，因不知选择哪捆是好，结果活活饿死。——编者注

说那样,首先来“讨论讨论”一般国家问题。

一 国家的一般理论

即使看看纯理论评价方面,也可以发现,大战期间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正是在这一领域后退了多大的一步。从前理应视为无耻的空谈的东西,现在却被奉为当代战斗的“科学”交易所中的宝贝。成年人说的话也象两岁小孩那样含糊不清。现在各国谢德曼分子和唐恩分子发出的嘟嘟囔囔的声音,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因此,如果我们首先提起某些“已被遗忘的言论”,请读者们不要对我们抱怨。

关于国家的各种各样“定义”真是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姑且不谈把国家视为某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本质、“超理性的本源”、“道德观念的现实”等等的形形色色理论。我们对法学家的大量理论也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从形式的法律的说教这种狭隘观点来看问题,老是在通过法律给国家下定义或通过国家给法律下定义这个循环论方法上兜圈子。这样的理论不能提供任何有益的知识,因为他们缺少社会学的基础,是空中楼阁。只能把国家理解为社会现象。所以,需要有社会学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最一般的组织,它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和扩大对被奴役阶级进行剥削的条件。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既然我们谈的是阶级)也是统治、政权、奴役的关系。诚然,公元前 2500 年,在著名的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中就载明:“执政者的目的就是在国内保障法律,消灭邪恶,使强者不致损害弱者。”^①现在还有人郑重其事地把这些田园诗般的

^① 龚普洛维奇:《国家理论的历史》,因斯布鲁克 1905 年版第 8 页。

蠢话的主要精神大加吹捧。^① 这个“真理”和企业主同盟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工资的说法如出一辙。事实上，既然存在国家政权的自觉调节组织，因而，可以一般地谈到目的的安排（以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为前提），那么，这些目的就应该由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只能由这些利益来决定。所谓“公益的职能”，只不过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正象任何一个辛迪加组织的目的（我们强调的正是问题这一方面：组织的目的）决不在于为自身生产，而在于谋取利润和超额利润，虽然人类社会没有生产就不能存在。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公益”职能，就是对被压迫阶级，首先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最长期、最有效的剥削的条件。这些职能的演变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第一，指挥阶级的直接利益（没有铁路，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因此，就修建铁路；民族的过分退化使国家失去它所需要的兵源，因此，就采取保健措施，等等）；第二，出于反对被压迫阶级的战略考虑（在下层压力下所作的所谓“让步”），在这里对上层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是那个为剥削过程创造最有利条件的“节约力量的原则”在起作用。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调节国家政权行为的原则，只不过是这些利益打着“民族”、“整体”、“人民”等等的虚假利益作幌子罢了。无论在哪里，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组织，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②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最一

① 参看《国家科学袖珍辞典》中**劳宁**的《国家》条，**维戈京斯基**：《国家与经济》，政治手册等，或新书之一，**耶路撒冷**：《从社会学观点看战争》第61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同上，第168—169页。〕“政治正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法，一种保存和扩大财产的工具。”〔**阿基莱·罗勒阿**：《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巴黎1903年第2版第362页）

般的组织，它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分化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衍生物，而决不象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奥本海默）所断定的那样，是外国征服者集团赤裸裸的暴力的简单产物，其实，这些人在这一点上只是拾取臭名昭著的杜林的牙慧。请看弗兰茨·奥本海默是怎样给“历史国家”下定义的：

“从形式上看来，它（国家）是胜利的集团强加于战败集团的一部法典。它的内容是有计划地剥削（“Bewirtschaftung”）被统治的集团。”^①——这位作者写道。

“阶级是依靠政治手段建立的，并且只有依靠政治手段才能建立。”^②

因此，在奥本海默看来，阶级只是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变了形的集团，而根本不是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儿。阶级的出现纯粹是同“非经济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关于“阶级起源”和国家的理论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这就是：具体的历史就是暴力和掠夺的历史。但是，问题决不到此为止，因为实际上，如果在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中缺少存在和产生的足够基础，那么无论是“法律设施”，还是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够产生和存在下去。对于作为基本的社会范畴的阶级的出现和巩固来说，这个基础就是因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而产生的经济分化。^③

① F·奥本海默：《国家与社会》，政治手册第117页。另见他的《国家》。他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的论述见他的《纯经济与政治经济的理论》，柏林1911年第2版。

② 《国家与社会》第115页；《国家》第9页。

③ 见G·席摩勒（年鉴，1890年，第72页）：《分工之本质与社会阶级之形成》。席摩勒在这里批判了龚普洛维奇，但是，对历史真实情景过于“轻描淡写”了；还可参看他的《分工的事实》，1889年版。一般理论观点见杜尔克海姆：《社会分工》巴黎1893年版。

阶级的形成在逻辑上决不是以征服为前提的，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不经过任何“征服”而形成阶级的实例。在北美洲，国家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诚然，人们对于北美洲封建主义和土地贵族统治的萌芽往往估计不足^①。但是，按照“纯征服论”的观点，美洲资本主义关系的进化就全然不可理解了。

这一类理论结构似乎很激进，但推其根源却在于进行辩护，因为这里攻击的不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即私有制，而仅仅是私有制的垄断形式，仿佛这种垄断的变形不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形式的合乎逻辑的历史的继续。其实，正象阶级一样，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②

如果认为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普遍组织，那么，就必须承认国家是历史的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正如资本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物，并非生产资料本身，而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一样，国家的“本质”并不是它的技术行政作用，而是由行政技术的外衣掩盖起来的统治关系。^③但是，由于这种统治关系是社会阶级结构的表现，因而，国家也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由此可见，国家不但有它的历

① 这一点可参看**迈尔**的《美国几家巨富发迹史》。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3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无论是**奥本海默**的实践要求“体系”也好，还是他的“自由社会主义”也好，都证明了**奥本海默**的理论的产生有着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社会背景。**奥本海默**的“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退回到“按劳动”“公平”买卖的简单商品经济上去。

③ 顺便提一提，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著名代表人物**伦纳**先生，在他载于《斗争》杂志上的一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中，也许打破了伪造马克思学说的一切纪录，他论证“自卫”口号的理由是：照马克思说来，资本是社会同样需要的两极，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一种关系。**伦纳**只忘掉了一件小事，即马克思从来想都没有想过要使这些关系永世长存，而且更没有想要在被该国家的范围所限定的关于这些关系的定义中使这种关系永世长存。